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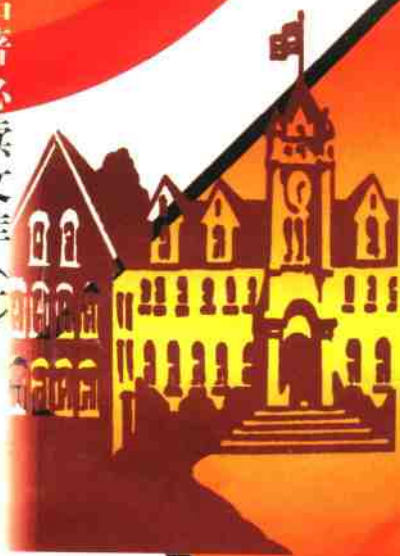
简·爱

外国文学卷

夏洛蒂·勃朗特 著
(英)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主 编 韩作黎
副主编 赵惠中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二)



42.8
BK
=1
C-3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外国文学卷

64B-4

简 爱

[英] 夏洛蒂·勃朗特 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简·爱/(英)勃朗特(Bronte, C.)著;李景译. -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7. 12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 外国文学卷/韩作黎主编)

ISBN 7-80101-816-8/G·683

I. 简… II. ①勃… ②李…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4993 号

简·爱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

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620.125 印张 11023 千字

印数: 1-5100 套

ISBN7-80101-816-8/G·683

定价: 618.00 元 (全套共 116 册)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外国文学卷

基度山伯爵

童年

鲁滨逊漂流记

在人间

唐·吉珂德

我的大学

老人与海

红与黑

悲惨世界

简·爱

少年维特的烦恼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9
第三章	19
第四章	32
第五章	52
第六章	71
第七章	82
第八章	95
第九章	107
第十章	119
第十一章	135
第十二章	159
第十三章	175
第十四章	192
第十五章	211
第十六章	229

第十七章	243
第十八章	273
第十九章	295
第二十章	311
第二十一章	335
第二十二章	367
第二十三章	377
第二十四章	393
第二十五章	423
第二十六章	442
第二十七章	459
第二十八章	500
第二十九章	527
第三十章	545
第三十一章	559
第三十二章	571
第三十三章	588
第三十四章	607
第三十五章	641
第三十六章	658
第三十七章	673
第三十八章	704

第 一 章

那天,我们没有出去散步的可能了。尽管早晨我们在无叶的灌木林中逛了一个小时,但是从吃午饭的时候起如果没有客人,里德太太的午饭是吃得很早的,冬日凛冽的寒风送来了凄冷的雨,这就根本无法到户外去活动了。

这却让我很高兴,因为我素来不喜欢远出散步,特别是在寒冷的午后,阴冷的傍晚回到家里实在不值得,手脚都冻僵了,还得听保姆蓓茜的数落,再加上体质不如伊丽莎、约翰和乔治娜强壮而自感不如。

不久,伊丽莎、约翰和乔治娜在客厅里簇拥在他们妈妈的周围,妈妈斜靠在炉边的沙发上,让自己的几个宝贝儿女围绕着自己(这会儿既不争吵,又不哭闹),显出心里的满足快乐。她告诉我不必跟他们坐在一起,她说她很遗憾不得不让我单独呆着,除非蓓茜报告并且她自己亲眼看见:发现我确实在认真养成一种比较纯真顺从的脾气,活泼天真的举止——比较爽朗、坦诚一点,或者说比较自然一些——那她就只好让我单独活动,因为只有幸福、自足的孩子才配得到好的待遇。

“蓓茜说我都干了什么啦？”我问。

“简，我可不喜欢找碴寻事的人，况且，一个孩子家怎敢这样回大人的话可真有点可怕。你找个地方坐着去，在会听中听的话以前，别再作声。”

在客厅隔壁有间很小的早餐室，我悄悄溜了进去。在书架上，我找了一本满是插图的书。我爬上窗凳里的座位，像个土耳其人那样盘腿坐下，把脚缩起来，把云纹呢红窗帘拉得几乎合拢，于是我在这样一个极为隐蔽的地方呆下来。

我右边的视线被褶皱重重的猩红窗幔遮住，左边则是明亮的玻璃窗。11月阴沉的白日里，这些窗子成了我的屏障，不过同时又没有把我跟它完全隔离开。在翻书页的间歇中，我时不时地眺望一下冬日午后特有的景象。远处，云雾环绕，一片惨白。近处，则是湿湿的草地和饱经风雨的树丛，连续的凄冷寒风，催着冷雨匆匆而过。

我继续看我的书——白维克的《英国禽鸟史》。其实，我对书的正文不大感兴趣，但书中某些文字说明我却不能把它像白纸一样胡乱翻过，尽管我是个孩子。其中几页讲的是关于海鸟的，说到只有它们居住的那些“孤寂的岩石和海岬”讲了挪威的海岸，从最南端的林内斯或者纳斯直到北角，其中有许多岛屿——

那里北冰洋卷起巨大旋涡，

绕着世界尽头荒凉的海岛咆哮，
大西洋的惊涛骇浪，
注入风吹浪打的赫布里底群岛。

还有些地方我也不能放过，那里讲到了拉普兰、西伯利亚、斯匹次卑尔根、新地岛、冰岛和格陵兰的荒凉海岸，还有那“辽阔无垠的北极地带，那一片片凄凉广阔荒无人烟的地方——那儿常年冰雪封锁，几个世纪的严寒积累起来的坚硬冰川，像阿尔卑斯山峰一样一层一层高高叠起，冰面围绕着极地晶莹闪亮，使严寒的力量积聚起来，更显威力。”对这些惨白色的地区我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印象：这些印象就像所有那些似懂非懂的概念那样，隐约浮过孩子们脑际，朦朦胧胧却又出奇地生动。这几页文字都跟后面的小插图有关联，使那屹立在浪花飞溅，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礁石，搁浅在荒凉海岸上的小船，那从云缝间俯视歪在没入水中的沉舟的幽灵般冷漠的月亮，都显得更意味深长了。

我闹不清是什么情调笼罩在那块冷清清的墓地上，那里有刻了字的墓碑，一扇大门，两棵树，被破墙围住的狭隘空间，还有一弯新月，它表明时间已近黄昏。

两艘凝滞不动的船，我相信那准是海中的幽灵。

魔鬼从后面按住窃贼背的包，我赶紧翻了过去，那样子挺可怕。

头上长角的黑色怪物高踞在岩石上，望着远处一大群人团团围着绞架。这也是一个可怕景象。

每幅画都讲一个故事，尽管我理解力和鉴赏力都还不太强，常觉得它们非常神秘，但我也感到它仍是十分有趣的。这和蓓茜在冬天的夜晚讲的故事差不多，不过这种故事得碰上蓓茜心情好的时候才行。她把熨衣板搬到育儿室的壁炉旁边，让我们在周围坐好，一边熨平里德太太的挑花绉边，把她睡帽边缘烫出褶线来，一边就让我们全神贯注地听一段爱情和冒险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来自古老的神话和民间传说，或者来自《帕美拉》和《莫兰伯爵亨利》（这是我后来发现的）。

当我膝头上摊开白维克的书的时候，我心里充满快乐，至少我沉浸在自己的快乐里。我只担心别人来打搅，可这打搅偏偏很快就来了。早餐室的门一下子打开了。

“嘿！忧郁小姐！”约翰·里德的声音在叫唤。跟着他停一会儿，发现房间里显然是空的。

“见鬼，她上哪儿去了？”他接着说。“伊丽莎！乔治娜！”（他在叫他的姐妹）“简不在这儿。告诉妈妈她跑到外面的雨地里去了。——坏畜生！”

“幸亏我拉上了窗帘。”我心想，同时殷切地希望他不会找到我躲的地方。约翰·里德自己不可能找得到我，他这人眼光不锐利，头脑也不灵敏。可是伊丽莎刚往门里探头一看，就马上说道：

“她在窗龛里坐着呢，准没错，约翰。”

我立刻走了出来，因为一想到我会被这个约翰硬拉出去就非常害怕。

“你有什么事？”我不安而又难堪地问道。

“你要说：‘你有什么事，里德少爷？’”他回答。“我要你到这儿来。”说着就在一把扶手椅上坐下，做了个手势让我走近他，站在他前面。

约翰·里德是个 14 岁的学生，比我大 4 岁，我才 10 岁。尽管按年龄来说他长得又胖又大，但肤色黑黑的，脸盘宽阔，粗眉大眼，四肢肥壮，手胖脚大。他吃起饭来总是狼吞虎咽，这使他肝火旺盛目光呆滞无神，两颊松垂。他这会儿本来早该住进学校去了，可是他妈妈却说“身体不好”，把他接回家来住一两个月。老师迈尔斯先生肯定地说，他家里少给他捎些糕饼甜食去，他就会过得很好。可是做母亲的不能听这样刺耳的意见，宁愿相信另一种较为高雅的看法，认为约翰脸色不好是因为用功过度，或者是因为想家。

约翰对他的母亲和姐妹并不怎么有感情，对我更抱有一种反感。他常欺负和虐待我，每星期不止两三次，也不是一天一两回，而是接连不断，以致只要他一走近我，我身上每一根神经都紧张害怕，骨头上每一块肌肉都吓得抽搐。有时候我都被他吓呆了，因为无论对他的威吓也好，虐待也好，我都无处申诉。佣人们不愿意为了帮我对付他而得罪了他们的少

爷，而里德太太对此完全装聋作哑，她从来看不见他打我或者听见他骂我。尽管他当着她的面经常这样做，当然，背着她时就更多了。

我走到了约翰椅子跟前，因为我对他已顺从惯了。他拼命向我伸曲舌头足有两三分钟，差不多快撑断了他的舌根。我知道他很快就要打我了，一边害怕着那一下打，一边打量着这个就要动手打我的人的那副丑恶模样，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从我脸上看出了我这种心思，因为他二话没说，猛地狠狠给了我一下。我打了个趔趄，从他椅子跟前倒退了两步才站稳了身子。

“这是教训你刚才敢无礼地跟妈妈顶嘴，”他说，“也因为你鬼鬼祟祟躲在帘子背后的行为，还因为你两分钟以前的那种眼光，你这只耗子！”

我听惯了约翰·里德的辱骂，压根儿没想到回嘴，我一心只想着怎么忍受辱骂之后必然会来的殴打。

“你躲在帘子后面干什么？”他问。

“我在看书。”

“把书拿来。”

我回到窗前把书拿了过来。

“你没资格拿我们家的书。妈妈说过，你是靠人养活的。你没钱，你父亲一文钱也没给你留下。你应该去当乞丐，而不该在这儿跟我们这样上等人的孩子一起过活，跟我们吃一样

的饭，穿我妈妈的钱买来的衣服。你乱翻我的书架我要教训教训你，书全是我的，这家里的一切都是我的，最多再过上几年就都是了。滚，站到门口去，离开镜子和窗子。”

我照着他的吩咐，起初还没想到他想干什么，但是当一看到他举起书来，掂一掂，起身做出一个要扔过来的架式时，我本能地惊叫一声往旁边闪，但是来不及了，书已经扔了过来，打中了我，我跌倒了，头撞在门上，碰破了。伤口流出血来，非常痛。我的恐惧心理已经超过了极限，而被其他感情取代了。

“你这残酷恶毒的坏男孩！”我说。“你就像个杀人犯……你像个虐待奴隶的工头……你就像罗马暴君！”

我读过哥尔斯密的《罗马史》，对尼禄、克利古勒等人有了我自己的看法。而且我还在心里暗暗作过一些类比，但决没想到竟会这样大声嚷出来。

“什么！什么！”他叫了起来。“她竟敢对我说这样的话？伊丽莎和乔治娜？你们听见了吧，我该不该去告诉妈妈？不过我要先……”

他向我直奔过来。我感觉到他掀起了我的头发，抓住了我的肩膀，他真像在跟一个亡命之徒决一死战。我看他真像个暴君、杀人犯的样子了。我感到有血从我头上淌到脖子里，我感到疼痛难忍。这些感觉压倒了恐惧，我不顾一切地跟他打起来。我闹不清自己的双手干了些什么，只在耳朵里响着他“耗子！耗子！”的叫声，还有大声的吼叫。帮手就在他身

边，伊丽莎和乔治娜早已去找了里德太太，她已经跑上楼梯，来到了现场，身后还跟着蓓茜和她的使女阿博特。我们被拉开了。只听见她们在说：

“哎呀！哎呀！你们看，居然撒泼到敢打约翰少爷！”

“谁见过发这样大脾气的！”

随后里德太太凶恶地说：

“把她带到红屋子里去，关起门。”马上就有两个人手抓住了我，并把我拖上楼去了。

第 二 章

我一路上都在反抗，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可这样大大加重了蓓茜和阿博特小姐对我本来就有的恶感。事实上，我有点失常，或者像法国人常说的，忘乎所以了。我意识到，片刻的反叛已经使我难免要受到难以想象的惩罚，于是就像所有反叛的奴隶那样，在绝望中下了决心，干脆反抗个痛快。

“抓住她胳膊，阿博特小姐，她简直像只疯猫。”

“真丢脸！真丢脸！”那使女喊道。“多吓人的举动呀，爱小姐，居然打起一位高贵的年轻人、你恩人的儿子、你的小主人来了！”

“主人！他怎么会是我的主人？难道我是个佣人么？”

“不，你还比不上佣人呢，你只靠别人养活，又什么也不干。算啦，坐下来吧，好好想想你的坏脾气。”

她们把我拉进了里德太太指定的那个房间，把我按在一张凳子上。我立刻像弹簧似的站起来，她们那两双手马上抓住了我。

“你要不好好坐着，就把你绑起来。”蓓茜说。“阿博特小

姐，把你的袜带借给我，我那副她一挣就会挣断的。”

阿博特便动手从一条胖腿上解下带子。这是一种捆人的准备动作，以及它所带来的更大的耻辱，使我的愤怒情绪稍微冷静了一点。

“别解啦，”我喊道，“我不动就是了。”

我两手紧紧抓住了凳子，作为保证。

“记住别动。”蓓茜说。当她确信我真的已经安静下来后，才放开了我，然后跟阿博特小姐抱着胳膊站在那儿，沉着脸不放心地看看我的脸，好像还不确定我是否已经清醒了。

“以前她从来没有这样过。”后来蓓茜终于转过脸去对那位贵族使女说。

“可是这种本性她是一直就有的。”使女回答说。“我跟太太常说我对这小女孩的看法，太太也同意我的观点，她是个鬼鬼祟祟的小家伙，我从没见过像她这么点大的居然会这么不老实。

蓓茜没回答，但停了一会儿她对我说：

“你该明白，小姐，你是受了里德太太的恩惠的。要是她把你赶出去，你就只好进贫民院了。”

这些话对我来说并不新鲜，我也无话可答，在我幼年时期最早的回忆中就包含着别人诸如此类的暗示。这种指责我靠人养活的话在我耳朵里已经成了意义含糊的老生常谈了，它叫人十分难受和十分痛苦，但同时也叫人有点似懂非懂。阿

博特小姐也附和说：

“太太好心，容许你跟里德小姐和少爷们在一块长大，你可别以为这样就跟他们地位相等了。他们将来会有很多钱，你可一个子儿也不会有。你得低声下气，顺着他们，这才是你的本份。”

“我们说这些都是为了你好。”蓓茜接着说，口气倒还算温和。“你该尽量学得能干和讨人欢喜，那样说不定你还能在这儿呆下去，要是你变得粗暴无礼，爱发脾气，太太准会把你撵走的。”

“再说，”阿博特小姐补充说，“上帝也会惩罚她，他会在她正大发脾气的时候叫她忽然死掉，而且死后会到哪儿去呢？算啦，蓓茜，咱们就随她去吧，反正怎么说她也不会对我们有好感的。爱小姐，你一个人在的时候，好好做做祷告，要是你不忏悔，就会有可怕的东西从烟囱里下来把你抓走的。”

她们走了，关上门，并且上了锁。

红屋子是个空房间，很少有人在里面过夜，可以说从来没人去睡，除非偶尔盖茨黑德府里来了大群客人，不得不动用它所有的房舍。其实，这间屋子是全府里最宽敞最富丽的一间卧室。在房间正中央，一张有粗大红木架的床，挂着深红锦帐，像个神龛似的。两扇大窗子。经常拉下百叶窗，同样料子做成的褶皱和垂帘把它们遮得严严实实。地毯是红的，床边的桌子铺着深红色桌布。墙是稍带微红的淡褐色。衣橱、梳